

使王若子

使劉藁才才部主事廬改劉公此

念之所著也

為千篇既刻松持以示其鄉人李子儀且得序之子

儀受以終編浩浩乎若涉巨海茫然莫知其津涯

但見蛟龍京焉 嘗張翻於洪濤絕島之間勢翻

冥渤聲 嘗使人神驚膽憚久而後定何其壯哉

蓋公以博通之材賞宗伯以博典禮使車所臨緒言

滿是以風動當世勸沮如乘况凝 止息發於現

之女執西南去



京師最遠凡忠孝節義焯著一方與夫牧守鎮將朕
動政理欲以上聞而未暇老託公翰。至之餘遂垂
朽苟在生示者何其幸歟嗟夫周爰咨詢使臣之
務也。善而取其不善進厥賢以率其或不
賢人固已。化者豈待中之以法令。確之
賞罰而後從哉使乎使乎其有以夫
永樂八年五月丁丑迪功郎
蜀府紀善正居孝子儀序

使蜀首目

傳

韓娥傳

王鴻臚

貞節傳

張孝子傳

王義夫傳

清風先生傳

序

驄馬行春詩序

周憲副三登風憲序

贈寫古六士陳弘道序

送茂才陳秉韶還清海

贈醫士馬翼序

林泉清想圖序

進張孝子等傳小序

重刊小學序

李氏族譜序

襄陽十景詩序

贈術者魯濟川序

遊山照鏡園序

昌江亭亭序

歲寒三方序

毗陵胡氏譜系序

記

歲寒軒記

養志堂記

聽雨軒記

杏陰堂記

慈慶堂記

萬竹軒記

菜菴記

賓月記

永堂記

誠取易人有隱讀書清苦自勵張氏以勤儉相之故處士

得以遂其志而肆於詩書張氏之助也一年子達生又二年

子攷生即鴻臚也疾疾張氏躬致湯藥必嘗而後進既

而疾彌篤張氏撫曰吾夫以清白傳家幸而有二子頭

角嶄然疾果不起如處士曰吾料斯疾不可治也張氏

見其氣息奄奄命益危子二子捧杯水謂處士曰我與君為

夫婦十祀君之志在之所賴者亦惟二子二子之成人

實我之責也苟有他志而二子有如此水言訖取水飲之處

士即瞑目而卒達垂九齡七齡長女四齡幼女姪四月張

氏時年二十又五家禮皆張民主之葬畢即取

鉛華膏沐棄擲不用粥首飾

書擇師訓二子盡力辟纁以供

朝夕遇歲時於禰祠必嘗之禮尤竭其誠每祭畢輒誡二子曰

吾助汝祭一依典禮恐隊汝父之家法也汝兄弟能讀書成立

汝父之靈必來歆享汝兄或不肖矣我之訓乖父之言雖祭

何益又呼達攷立庭下之曰達也宗子宜主家以奉宗祧攷

也宜入邑庠治經筮仕日汝父之望攷即負笈游邑庠從博

士朱叔服肆毛鄭詩受官鴻臚追思母子孤嫠兄弟艱

苦今母乘老因白其子有司未報乃構堂奉母以居析

遼府書貞節堂三堂揭于楹微

安府紀善劉貫其其實鴻臚在朝未能聲得使于蜀蜀之

臬司僉憲梁公乎風俗得王母貞節之實急於激勸乃求大

夫士歌詠之俾生其事不獲辭作王母貞節傳

劉生曰王母蚤失夫而行義皎皎如秋霜夏日可謂貞節之

婦矣不負所天誨于成立躋顯官可謂賢淑之母矣視

截耳斲手斷機和熊愧焉然則處士以清白授二子非賢

母始終相之能如是夫夫可書也以荅梁公之請且告史官云

張孝子傳

孝子姓張名誠陝右西安府耀州富平縣人父母俱存自壯角

來入成都右護衛行伍中雖不讀書而心平氣勇質直好義見

師旅有詭隨便依孝子輒以白眼直視望望然去之故寡與

人合而人皆心悅。目之曰。給子孝子。聞之略無愠色。嘗曰。我在世有二事未了。一則

君恩未報。二則父母未養。我若死。弗能瞑目。永樂四年。選征交趾。孝子喜曰。我於茲行。可以報

君恩矣。乃執戟以往。在途中。多奮力。不避艱險。將拔咸嘉之。曰。難交趾。既平。王師奏凱。遂孝子在途。呼噓瘴毒。發為寒熱疾

七日。弗瘥。孝子仰天。曰。我以南征而還。備歷險巇。今病危困。天地明察。使我歸。且

端禮門當拜一千。以謝我王厚恩。見我父母。加倍其數。以酬我親之德。死無憾矣。言訖。疾

日減。身日康。步履常凱歌。還蜀。不至家。即齋宿于郡之延慶寺。三日。乃頓首。虎拜。

重門外。從官疑其狂。孝子以實對。具以其衷。聞於王。矜其愚。直許之。拜。而歸。居無何。

王憫征南之士。得歸。省其孝子。聞之不計囊貲。有無。即走富平。喜。二親無恙。孝子日。拜床下。親曰。吾子得無妄乎。孝子言其故。二親從焉。拜如昔。許之數。居三日。首戴其親。泣禱于祀典。神

祠。懇祝曰。我處戎行程。期將迫。神能佑我。二親上壽。俾我歸。再見神之靈也。明日。詣祠下。割股。潛作羹。以飼二親。泣別。還蜀。曰。我見二親。皆感我。

君之恩又於延慶寺拜如昔年之數以祝千歲

王又嘉其誠曰吁是夫一愚卒耳而能不忘君親恩德非忠孝而何乃賜銀牌鏤忠孝張誠四字其上以旌之擢為行伍長且稱曰張孝子俾大夫士歌詩羨其孝余時使蜀聞孝子事實有裨於風教皆

賢王德化所被而然作孝子傳

劉生曰漢東平王為善身下皆化而為善西蜀

賢王孜孜好善愚卒化之豈非上行下效捷於影響之驗歟則蜀之圓顛方趾蒙主之福聞孝子之行感發其良心將皆化之自孝子始況士君子之深受

君親之恩視孝子之事將何如用其心必有異於孝子之行者孝子激乎哉

王義夫傳

於戲胡元入我中國十三年華風淪沒王化寢衰殆及元季

之世乾綱解紐彝倫攸斁而君臣父子之道不立我

太祖高皇帝以聖文神武一掃胡元之弊匡復

堯舜之治及乎聖天子嗣位首以孝治天下所以西蜀

賢王居仁由義推孝崇老以勸蜀之人而義夫出焉義夫姓王名福世家荆楚洪武初以勇力選戍成都編入後衛行伍而遇

窮老丁壽翁壽翁嘗仕元為西臺御史流落于蜀無所依歸義
夫歎曰先生老而困厄有如此哉即迎至其家取衣衣之推食
食之下氣怡聲候晨昏而定省之如事其父禮壽翁遂訓其子
若已孫義夫事之逾謹每有一美味壽翁未食義夫不敢食家
有一事不咨壽翁義夫不敢行未幾義夫之子死壽翁歔歔流
涕不安義夫曰吾兒壽翁有命翁何戚焉翁哀慕其子卧疾數
日義夫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翁疾稍瘥義夫心始安退謂其
妻曰吾少失怙恃汝所知也吾與汝當侍養翁如父汝若怠而
不謹非吾妻也妻曰諾遂養翁一十四載事聞于
王陽壽翁號且歲粟帛日給豚肩俾義夫養之未幾壽翁

以疾終復賜棺槨俾義夫葬之義夫恪盡人子禮服喪三年祭
之以禮君子謂其孝壽翁脫有親子茂以加焉

主知義夫事壽翁出於天性非矯情干譽而然特賜義夫之名
以推之俾儒臣詠歌其事以示不泯余時使蜀喜見
堯舜之世聖化大行于義夫感發良心行人所難行之事可
謂義矣作義夫傳

劉生曰義夫一卒耳而能憫念丁壽翁之老無依以父事之終
其身可謂善心發於義矣是知義夫之心心

賢王養老之心賢王之心心西伯養老之心也明矣不可不書
以告董狐氏云

清風先生傳

先生姓楊名學可其先世居蜀之新都邑相傳為關西夫子楊震之後至處士某其裔也有隱德弗仕惟讀書教子鄉邦稱為吾士先生其子也自壯角好語孟書既長就學從鄉先生某受詩書春秋三經學既通元季世海內震動四郊多壘先生知蜀不能居乃遁入雲南比明邑昆明士君子聞先生來爭設皋比席以延之先生講論六經開陳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且謂帝王自有真貴不可僭竊以取荼毒由是名公貴人聞先生之言皆守其分大夫士服先生之訓咸知其義故多敬事先生而心實已之先生亦知西南夷不可齊以禮又不可屈

能匿山川草木禽魚走獸之類而工寫

物得六情火之長者

幾何人哉曩余持教鐸於東廣之新會邑聞凌江有佳士陳姓弘道名者善寫真東廣之名公貴人賢士大夫邀請無虛日皆云今之弘道古之延壽長康立本之儔有其筆者咸欣欣自以為難得而余以簪紱所拘有東西南北之跡不得遇弘道而寫其愚陋之容為恨永樂二年弘道有西蜀之遊以其子直方宰中江邑而往視之是年余亦自廣北歸與弘道遇於庾嶺明年余官法曹越五年主南宮事使蜀僉憲梁公謂余曰此有畫史閻立本玉公大人皆愛教之子知之乎曰不知也明年三月公遣吏偕史至則弘道也弘道欣然寫行樂圖而別去以中江官

滿不能久於蜀 一言以為後會之徵余惟弘道世居凌江自
乃祖應山以畫之精妙授子肅巖肅巖弘道之父也弘道得
父教又以授子仲方今四世矣四世精於史而弘道獨馳譽於
廣蜀間實之延壽長康立本之列孰曰不然而弘道謙讓不居
且別號守拙翁其意若曰 而目眊故拙也雖然翁之目眊而
心無老少之異方今

聖天子掃清沙漠四夷來王化日圖功臣於麟閣大開明堂繪
王會之圖求延壽長康立本之精筆舍弘道誰與將見解衣盤
薄裸者皆北面事弘道弘道之光於祖父與子尤非主爵郎中
俯心春苑池左之比余在南宮必能睹之

瓊瑰花蓋之才無量福地與娑婆世界天池懸隔在昔大善比
丘愜其虛寂於一彈指頃立蘭若其上上構牟尼邃宇據其奇
勝由是勝興之靈常加擁護以雲霧蒙之風雷呵之雪霜蔽之
故塵凡之跡罕至因名蘭若曰飛赴言能飛方可赴也凡有赴
者皆超拔庸流解悟上乘之師余聞

聖代禪師有性空生於北京而踏遍南瞻部洲之境故其足雖
病而智慧圓融戒行超越得 行蘭若於其旁置方丈為禪定
之所僉憲顏公書 其楹徵記於余余方思惟蜀國名山
高出青冥其氣積雪四時貞白不液而屋其中故名曰雪屋然
雪之互於高虛之極陽和少及其處故釋迦苦修得証佛陀之

尊在於雪山也余知性空安於雪屋正欲清苦其身降伏其心
調育其德入於定也游戲白銀之刹出於定也徧覽瓊瑤之景
不知雪之容屋屋之高師師於是時作如是觀而我相衆生相
俱非其相物皆幻矣物幻而無碍於雪何以故屋不碍雪雪
不碍山山不碍天地而師之去來亦無碍矣去來無碍自不知
菩提之有樹旃檀之有香薝蔔之有色於是乎雪屋皆空所空
既無幻化亦滅是師道行之高超於百萬億那由他旬必成雪
山之功則屋之名當與山悠久屹乎西蜀樂國去四天亦不遠
處於屋內者均證空空之妙不難矣遂書記于屋壁禪師引錫
面壁當點頭一笑

灌縣重脩儒學記

蜀之學校自漢文翁作興之後而郡邑之士由學校成才而躋
顯宦者代有其人故取士莫先於學校學校不興而欲得賢者
難矣我

朝有天下於郡學設弟子四十員養以祿米千石州學三十員
養以祿米八百石縣學弟子二十員養以祿米六百石祭祀之
需由是出焉故學校之官也。德具備者膺選江夏貢士袁
啓以明經授灌縣儒學訓導灌為成都屬邑去郡百里而迤青
城山在元為州我

朝為縣學又在縣之東缺學官久學舍隘陋蕪穢生焉啓至大

懼學徒失所乃與縣令文會謀遂捐已俸募民伐木陶冶首建
明倫堂東西齋繼得番易舉人王振來署教諭事典史邵和贊
理邑政振謂和曰學必有舍而聖賢之殿廡未肅容儀未飾可
乎和然之振乃盡以已資興之屬和賀材顧匠重修殿宇門廡
致飾聖人四配十哲之像煥然皆新振又與啓以羨材構文昌
祠一所於學之西欲學徒之名咸登乎桂籍未幾振以進香于
京復竭已資市白瓷祭器歸而歲諸庫永樂八年二月余以公
務臨永康驛獲登講堂諸生濟濟皆有造就翌日振告余曰是
月上旬丁未例當祭先師子為春官上士獻官非子誰歟辭不
獲而主之蒞亭之夕又喜牲牲肥腍醑精潔祭器一新諸生共

事揖讓進退皆有禮容祭竟還驛竊喜王公治學同心戮力於
學務文邵為政能知學校當先而共成之學校於是乎聿興使
士有禮義民尚篤厚是風化之始在於持教鐸者得其人而邑
令於政事可不戴星而治使文翁復出必能嘉之于時僉憲顏
公按臨考覈公是余言俾刻諸石立于講堂欲學者視而自勵
他日顯仕知王表有力在學校於風化豈小補云

餘慶堂記

晋雷煥為豐城令子孫因家焉若干世至某始徙吉之書臺皂
塘是為皂塘雷氏某某裔也買田築室積善行於已布陰德於
民民皆德之思中其子也能繼父志子三人世隆世安世榮皆

讀書有懿行能繩祖武余曩從先師成均伍先生游先生謂余曰吾邑雷氏為善好禮子孫必有興者小子識之先師沒三十餘祀余髮已種種矣始遇世安於蜀咨之喜世安仕藩府為雜造局副使邦伯多嘉其能治一工優於才而練於事余於是見世安之賢而思先師之言有先知之明未幾世安來徵餘慶堂記余又思雷氏數世積善事實餘慶之流於子孫必蕃於皂塘何也本厚末必大源深流必長是世安乃祖乃父之德揚於郡邑人多譽之故先師知雷氏之善超於他姓而以勵於余也况雷氏在唐有萬春能立大忠大節在宋有孚之父以清白文章顯當時以為累世積善之報不止於孚之父由是觀之世

安之餘慶生於忠節而涵於隱逸其來遠矣亦豈獨鍾於世安一人而已也世安宜思乃祖乃父之德以孝移忠居官竭誠又豈特為局之使副而已也登是堂茂膺福慶者必知所本心祖父之心志祖父之志引而伸之則餘慶之流於百世豈無先師之見而獎勸於其裔焉則皂塘之裔必有盛於豐城筠陽者斯堂有光也又自世安始

澹泊齋記

蜀府儀賓之師袁文謙吉之禾川人也余友周思敬宰禾川亟稱文謙之賢惜未見其人及余使蜀又聞文謙清心寡欲自勵名自脩之齋曰澹泊乃往造焉見按上積書數十卷而四壁蕭

然圃中藝蔬二三蹊而一簾靜哉文謙冠鶴冠衣方出三
揖而坐余西向恂恂若不能言者余因評之曰子以布衣之士
奉

聖天子之命米為儀賓師下二齋澹泊固如是乎將遂其志
乎抑要譽於當時也文謙然而不應復求之乃怡聲曰子為吾
郡士而不知士之志吾所以不應者此也言忝師儀賓日夜憂
之不服奚頽膏粱之味哉何也

賢王崇儒而吾未儒一也

賢王尚德而吾涼息二也

賢王好學而吾少學三也三者未備而欲師儀賓吾恐儀賓無

所矜式而吾虛受

王之厚息此吾日夜憂之不暇而未覺澹泊之於味敝緼之於
袍也雖然憂極而樂生焉不為名利之拘一也不受榮辱之感
二也不生貴富之驕三也先三憂而後三樂故能居於是齋而
據吾之素志玩味經史之閑吟詠情生之餘飯一器飲一瓢蔬
一盂不知克然已飫而亦未嘗思於味也所願者儀賓能賢上
不負於

國恩下不愧於初心得永永曳裾

王門足矣余聞文謙之言悚然起教曰禾川尹之言是也余以
簪笏久繫不知慶約之道諸葛武侯有云非澹泊無以明志文

謙之志明得武矣之意也夫如是文謙勵志之嚴豈止儀賓之
師又焉知今日之澹泊不為它時榮貴之基本也文謙之志余
知之矣故為之記于齋壁使味珮之人知文謙之所守如此文
謙慎終如始而加勉焉可也
丁俞貞余不知也

求思堂記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行於身而後脩施於家而家齊及
於國而國治化於天下而天下平故仁道自孝弟始又為行仁
之本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然心之官職乎思思其親而愛親
之理油然而生愛其親而不見則思之自不獲已焉能如是者
其惟憲副張公也公世家襄陽由進士累官至憲副得厚祿而

